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热点写真书系

# 当代中国的算命热

蓝轲 伍旭升 主编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热点写真书系

# 当代中国的算命热

蓝轲 伍旭升 主编  
伊 人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0 号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热点写真书系

当代中国的算命热

蓝轲 伍旭升 主编

伊 人 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125 字数：108 千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

ISBN7—303—02856—0/I·296

定价：3.80 元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算命的阴影.....    | (1)   |
| 第二章 | 算命热风靡北京.....  | (2)   |
| 第三章 | 算命者的心机 .....  | (14)  |
| 第四章 | 害人之心不可有 ..... | (33)  |
| 第五章 | 与算命先生投缘 ..... | (52)  |
| 第六章 | 算命先生自杀 .....  | (69)  |
| 第七章 | 不是不报 .....    | (90)  |
| 第八章 | 看相者的悲愁.....   | (112) |
| 第九章 | 寻找相师.....     | (129) |
| 第十章 | 算命先生改行.....   | (150) |

## 第一章 算命的阴影

一拐弯，拖在身后的阴影便一下落在面前。头部很大，身子颇长，在地面越过砂石，与人的脚踝连在一起。人动，它也动，遇到沟坎，人跨了过去，它扭曲，头部落到沟底。再起来，便不成样子了。

心里的阴影看不见，就算一个人心里充满了阳光，它也不能与人的脚踝相连。它不实在，好变动，让人捉摸不定。心里的影子若隐若现，一辈子不露真容。

人的命运如人的影子，因人而造，却不由人支配。于是出现了许多算命者，许多要算命者，于是出现了算命热……算命的阴影笼罩全国。

## 第二章 算命热风靡北京

北京。西长安街公主坟。往南二站地，六里桥。

W 站在地下人行通道的西侧，借着“天井”漏下的亮光，看着匆匆而过的男男女女。他站了一个下午。左脚站立，右脚稍息；右脚站立，左脚稍息，换了无数遍。行人匆匆而过，W 面前一块 15 厘米见方的纸板上有两个字：看相，许多人看到了，却没有停下。

233 拖了一车人，老远就奔着北里车站而来。车没停稳，门就像被胀破似地打开了，挤成一团的人群鱼贯而下，转眼就离地面 2 米，穿过地下人行通道，再走出来，到了马路的东边。这种转变，只在 2 分钟左右就可实现，丝毫没有阻碍。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没有人理会 W 的热切关注。

G 被推搡着下了车，又被裹挟着下了地下通道。没走两步，便被地摊上花花绿绿的小玩意吸引住了。鞋垫、头花、梳子、画片、铜戒指，瓷十二生肖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能卖钱？G 总是想不明白。紧挨着第二个地摊，有一块纸板，上书“看相”两字。G 的目光从纸板，依次是穿着半新单皮鞋的裤脚，再是身段，看到一张很热情、生动的圆脸。G 心里怦然一

动，走近前去。

“看相？”W 问道，语气不卑不亢，但听起来很顺耳。G 点点头，问道，“多少钱？”W 回答：“随你便，说对了说错了，你看着办。”

有几次，G 在木樨地、西三环中路遇到看手相、面相的。围了一圈人，兴致颇高。那时，G 不过是带着挑剔，甚至鄙视的心理想看看内情究竟如何。事后，颇有些懊悔，何不顺便看看自己的命相呢？是好是坏好歹对自己是个提醒。

W 伸出右手，托住 G 的下巴，G 知道那只手并不干净，但还是端正脸庞，不大的眼睛强撑开，露出一线亮光。

“我这眼是什么眼？”G 问道。平时，大家总是拿 G 的小眼睛逗乐，谓此“鼠目寸光”，古人也一点不含蓄地鄙视眼睛小的人。

W 很老练，不轻易挑别人的短处。大凡想看相的人，都是乐于听自己命好的一面。对凶相尽管诚惶诚恐，希望略知一二，但毕竟不愿多听。

“你这眼说白了，叫鸡眼。但单凭眼睛不能看出一个人的凶吉。”W 这么说，一双龙眼不停地在 G 的面庞上端详来端详去。

“你是交加眉。就是说你们兄弟几个都分开，各处一方。”W 颇自信地下了定论。顿了顿，又说，“你额宽颊窄，是贵人相。”说着抬起右手，指着 G 下巴左边的一颗痣，“你这个痞子长得好”。G 插话道：“我从小就与毛泽东比这颗痣。”

W 微微一笑，没有接茬，自顾自又说道，“你的下巴胡髯沿着脖颈长，将来能给你带来福气。”

行人有的驻足，有的侧目，先盯着 W 看，又盯着 G 看，

一脸好奇的样子。W 显然感受到这一点，更加卖劲地解说。

G 依言伸出左手。W 用右掌托住，左手指着生命线说，“你四五岁时曾有一次灾祸，或摔了大跤，或生了大病，住了个把月的医院。”（G 看着 W 一本正经的样子，心里闪过自己四五岁时的镜头：大雨滂沱，洪水泛滥。在农村紧靠河岸的石板路上，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背着一个蹒跚成一个包袱似的男孩，匆匆而行。一条水沟挡住去路，男子迈出左脚，踏在一块碎石上，右脚正待跨步，脚底一滑，整个身躯刹时倾倒。“包袱”被压在沟底，哇地大哭起来。一米之外，是浩浩荡荡，翻腾汹涌的山洪。那位男子顾不得自己脚踝扭伤的巨痛，就像犯了一个天大的过失，受了一次天大的惊吓一样，赶紧返身抱起浸到水中的小男孩，忙不迭地呵哄着，雨水顺着—绺绺湿透的发梢流遍他的脸颊。那是父亲。）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住过院。”G 在心里说。

“你在 15 岁前不大顺利，总有些磕磕绊绊。15 岁以后到现在，你一直很顺。”W 头也没抬，出口成章，一点吱吱唔唔的感觉都没有。

说实话，G15 岁以前还在农村，参加了两次高考。15 岁以后，一家人落实了政策回到了福建闽西的一个小县城。自己也考上了北京大学。“似乎 W 还有些灵验”，G 似笑非笑，继续听 W 逐一释相。

“你有两次官运。把握得好，能往上走。你人很随和，容易让人接近，但是知己不多。你总是以善良之心对别人，为别人考虑得多，可是别人并不像你对别人一样对你。”

“你性子急，有时比较暴躁。”

W 伸出左手去托 G 的右手。一般情形，“男左女右”是孺

幼皆知的惯例。W 的这一举动使 G 有些惊讶。“你的右掌纹理多而紊乱，说明你用脑过多。掌纹中这条近似垂直的纹线穿过了智慧线，说明你智慧过人。智力冲天。”W 语气非常平和、坚定，不容置疑。

如果说 G 心里不以为然、不高兴那是不符事实的。实际情况是，G 此时心里得意非常。嘴里却说：“你尽挑好的说。”

“你一生中要占两个妻子。”W 抬起头，意味深长地对 G 说。

“你不缺钱，但也没太多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你的命硬，一般人克不了你。”

“你对文艺比较爱好，个别的还算不错，但都不太精。”

你……，你……。照 W 的架势，如果不主动提示，他会没完没了说下去。生男生女、病相，等等，“你肾不太好，脾胃不大好，要多注意……”。眼看又要往下说，G 赶忙让他打住。“今天就到这儿吧。”G 有意停顿一下，盯着 W 的双眼，说：“有些说得差不离，有些离了谱。”W 不住点头。G 往前凑了凑，显得不经意似地对 W 说，“我也略知一二，有机会跟你好好聊聊。”说着，掏出 5 元人民币递给 W。

两人很客气地道了别。“你的命硬”，“一生要占两个女人”，“智慧过人”。……G 的大脑里充斥着 W 的诱人语言。心头一阵发热。

### [画外音]

古人云“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意思是说，人的命运吉凶不可捉摸，出于天数、定数。颇为有趣的是，自洪荒时代直到现代文明的今天，卜筮、占星术、演卦、占梦等等被视

为“巫术”的现象，非但没有衰落，反而与时代的进步一道，融入新的气息、新的内容，产生新的诱惑力。这是为什么？

人始终处于不能把握自己，又似乎能把握自己的模糊状态中。预知未来，预测命运，破译无法按逻辑推理求得答案的种种不可知的现象。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是多么希望能真实地把握自己的未来啊。

刘勇死了大半年了，还有人寄来贺年片。说来真玄乎。他的水性最好，大家在水里嬉戏开游时，他与小霞、小琼在岸上边喝啤酒，边指指点点。“有种的你就下来”，大陈他们边游边逗他。小霞按捺不住，扑进水里一眨眼就游出数米。小琼说：“我去换装。”也走开了。刘勇一仰脖子，最后一口啤酒注入了胸腔。浑身热乎乎的。午后的阳光从小汤山的头顶照在水库的岸上。七八只空啤酒瓶闪烁着星星点点的亮光。“看我的，我来了。”刘勇招呼一声，往水里走去。大陈他们赶紧往远处游，游了数米，不见背后有击水的响声，回头一看，连个人影也没有。水面静悄悄的。“潜泳的时间还真长，”不知谁说了一句。大家四处张望，几分钟过去了，四周一片寂静。“小琼，看到刘勇了吗？”小琼换了一身合体的泳装，兴冲冲地跑了出来。“没有啊，他没跟你们在一起？”大家一下紧张起来。

“等把人捞上来时，整个脸都浮肿了。”小霞边哭边述说经过。大陈他们赶紧做人工呼吸，又赶忙背起已经开始变重变硬的躯体往小汤山工人疗养院跑。为时已晚。

整个人被水浸泡得完全变了形。揭开白布，很英俊、稍瘦削的脸变成浮肿、苍白的圆脸，五官都扭曲了。刘勇的妻

子看了一眼，立时晕了过去。

“才 31 岁。孩子才 2 岁。正是施展才华，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在全报社大会上，老总说着说着便哽咽起来。

头一天，刘勇还对 G 说，“明天我们去小汤山玩，你有空也去吧。”连说了两遍，诚心诚意。G 的心情简直无法言喻。懊悔？惋惜？茫然若失？那一段，小霞、小琼还有大陈他们，整个人像受了刺激似的，恍恍惚惚，一时半会儿没能从巨大的变故中缓过劲来。一个人几分钟前还说说笑笑，妙语连珠，还给人带来快乐，还是人们生活中感情中的一部分，眨眼间，他却沉默了，魂飞西天了，永远不能复生。谁能够坦然地承受这一巨变呢？

“他算过命，说他三十几岁时有一个大坎，他就是不信，就是不信啊！”刘勇的妻子念叨一遍，哭诉一遍。

G 回到家，给阿玲一说，也把她柔弱的心地搅和得动了情绪。“许多事可信可不信，但是，预言中不好的事，就算它没边没影，胡说八道，小心点总没坏处”阿玲生怕 G 有什么闪失，“如果你要有点事，我就活不了了。”阿玲说这话时，恨不得把心掏出来。G 嘴上不领情，说，“能有什么事，说得那么严重？”但心里还是领受了她的一番心意。

阿玲心地善良，感情细腻。是那种一旦对你好，就不顾一切，全心全意的女人。在 G 的心目里，阿玲是重感情，很体贴丈夫的妻子。只是，感情上很敏感，神经比较脆弱。照她的长相，找一个比自己条件更好的男人是不成问题的。至少比现在过得舒服。不愁房子，不缺钱花，对方仪表堂堂，虽不见得是什么白马王子，但肯定比自己的个头高，让人有依

靠。G 嘴上不承认，平心静气下来，心里也明白。

“你看他们那家，女的长得不错，男的个头矮了点，”开电梯的老太太背地对大陈的爱人说。大陈的爱人又私下告诉了阿玲。不知道阿玲心里是怎么想的，有没有优越感？晚上吃饭时，阿玲开玩笑似地说了出来，G 颇不以为然。话说回来，当初两人相识时，阿玲的确没有嫌弃 G 的个头和长相。1.62 米的个儿，小眼睛，单凭这两项致命的“缺陷”，就要被当今眼界颇高的小姐们淘汰。“你人好，有气质，”阿玲有一次终于道出了埋在心里的看法。但 G 始终不以为然，个头矮，眼睛小并不妨碍自己的心智。举目四望，个矮的人登上伟人宝座的大有人在，优越性还很多。至少眼睛小，看得准，看得清，比眼睛虽大，看花了一片的人强。总之，G 是那种颇自信，希望靠内涵取胜的人。对阿玲的情义，体会到了，却不大上心。“你眼里根本没有我，只想着你自己的一摊子事”，阿玲有时也看了出来。前一段，为了房子的事，两人闹了一阵别扭，感情上多少受到点冲击，按 G 写的“新闻小说体”纪实小说《想自己的家——炒楼》伤情录》上提供的情况看，虽然最后住的是“分居”，但两人都感到，身外之物永远是身外之物，钱、住房等等，不要让这些东西妨碍根本——彼此的感情和各自的身体。

然而，一旦面对彼此的感情和各自的前途命运，情形又再度复杂，纠缠不清。

### [背景新闻 1]

在 1987、1989 两次全国性的大规模书刊市场的整顿过程中，收缴和查禁了大批宣扬封建迷信、封建思想糟粕的书籍。

如《住宅风水勘吉凶》、《麻衣相法》、《从面相看女性》等等。

颇为有趣的是，在1987年前后，文化研究领域兴起了《周易》热，各种易经入门、诠释、解说的读本上百种行销于市。易经算卦、占筮术也流行起来。

1992年，图书市场各处看相、算命、风水、测字、预测人生等等名目繁多的读本再次涌上全国各地书摊书贩的案头。《男女手相命运大全》初版印销3万册；《八卦与占筮破解》印数3万册；《周易入门》印数2万余册。远远高于一般图书的征订数和销量。

### 〔画外音〕

科学与宗教，文明与巫术并不呈简单的反比关系。科学、进步，文明演进了，一些愚昧的现象消失，得以改造。但一些本质的神秘现象依然存在。人心依然不可测。人的命运依然不能自己把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依然祈求上帝抚慰我们心灵；祈求巫师指点迷津的根本原因。

许多偶然的現象，与另一个偶然的判断吻合时，人们不再相信它是偶然的，而认为是有一个意志在运作，使之成为必然。

卜、筮、卦、签诸种算命法正是满足人们从偶然中找必然的心理。

星相学一般可分为三点：西洋占星术、气学（九星）、四框推命以及紫微斗数等，属以出生年月日来推算的一类；面相、手相等；以两个人与生俱来的遗传性为基础，推算人的际遇、流年运势的是一类；骰子占、扑克牌占、易占等靠“占星者人格与精神感召”为根本的是一类。

相比之下，以面相、手相推算人的命运——爱情、性格、交际、财运、灾祸等等更有可能接近真实。因为，这种判断源于被相者的遗传基础和相师凭经验对人的际遇的观察判断。

杨杨为了F的事痛哭了一场。早就告诉他阿泉不是好东西，让他提防点，F就是不听，反倒埋怨她多心。最后，F不仅因为涉嫌阿泉诈骗港商买楼花的几百万巨款银铛入狱，而且失去了原单位历史所的工作，也失去了杨杨的一颗痴心。（有兴趣想了解事情原委的，可以看《想自己的家——“炒楼”伤情录》）

那一段日子，真是不堪回首，万念俱灰。对一个女孩来说，为一个曾经爱过的人伤悲，那种滋味不好受。一切都不可能挽回了。狱中，F给杨杨写了一封长近20页16开信纸的信，痛陈自己一时糊涂，后悔没有听杨杨的忠告，请求杨杨原谅。信里说，两人的缘份就此断了，他不忍心耽误她的幸福，让他最后一次在纸上写“我爱你”，最后一次。可是，杨杨心里明白，F是十二分想继续得到杨杨。“不可能，不可能”，杨杨读着信，噙满泪花，一遍又一遍地絮叨着。

转眼又到了隆冬。北风把河岸上的柳枝吹刮得左右颤抖。河面上的冰寂静地凝结在一起，从上游一直联系到下游。不像开春或夏秋桃花或落叶可以随流水，从遥远的上游传递到下游。这就是冬天的肃杀、残酷。

杨杨独自沿玉渊潭南下的河岸踟躕，眼前闪现过一幕幕与F、阿泉等人相处的情景。往事如烟，人生如梦。一想，眼眶不禁又湿润起来。

不知不觉快走到木樨地。摇摇欲坠的木桥上人流不息。杨杨停下步，四周看了看。10米之外，一个50左右，黑胖的脸庞，穿一身中山服的男子瞟了她一眼。在他面前人行道的台面上，有一块不起眼的方纸板。杨杨走了过去。

“姑娘，你有心事吧？”男子主动打招呼。杨杨没有答腔。“这就是了。我一看你的面相，就知道你遇到了大事，正处在一道大坎上，你柳眉倒挂，杏眼前挑，有凶象临门啊！”男子一口陕西腔的普通话，要多难听有多难听。杨杨也不搭理，侧身跨过纸板，准备继续往前走。“姑娘，以我的眼力，你的命相，来年运势十拿九稳。但说对说错都分文不取。我只是跟你聊聊天，你的心情肯定会好起来，如何？”男子从背后紧跟一步，细声细语地说。

杨杨停下来，回过身。王明看到那张笑嘻嘻的圆脸。犹豫了一下，伸出右手。~~你的爱情可是天起大落哟！15岁前后，~~你曾谈过一次恋爱，~~很快就不行了。~~25岁时，你又遇到了一个心意中的人，不幸的是，~~他可能是因病或其他原因不在了。~~之后，出现了一次波折，~~又回到单身了。~~男子抬起脸，瞟了杨杨一眼。“好了好了，~~不说爱情线了。~~你的命……前面坎坷，中间不错，到老年，又有一次变故。你不缺钱，生活条件一直不错，物质的比你精神的要好。你独立能力强，不太容易跟人合得来，但你能容人。所以，你的朋友不少。”男子弓着背，低头仔细看着杨杨的右手上七横八竖的掌纹。一股烟草夹杂着汗臭的气味直冲杨杨的鼻孔。“行了，行了，”杨杨不耐烦地抽回右手。“你的命硬，别人克不了你。但你有一个弱点，就是顾虑多，过于用心。”男子凭着记忆，又滔滔不绝说了一大堆话。杨杨的大脑还处在麻木的状态，一时心血

来潮，看看到底自己吉凶如何，霉运有完没完。杨杨随手摸出 10 元钱，递给男子。“您这就客气了。”男子说着就往中山装上衣口袋装。一看杨杨没走，一下醒悟过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把散票，抽出三张 2 元的，递给杨杨。“你可得注意呀，当断不断，必有后乱。不要过于用心。”男子显出很关切的样子。望着杨杨远去的背影，没有丝毫表情。

在传统文化中，“算命”可谓国粹之一。“算命”先生的形象就是 7 岁孩童也能描绘出来：方巾一扎，长袍马褂，手掌擎旗幡，上书“卦”或“算命”，口里念念有词。

在 G 看来，算命测字，不论说得多么天花乱坠，自然都属无稽之谈，权充玩笑。吉的一乐了之，凶的不以为然。G 感兴趣的是，人为什么想让术士相面；而术士又是靠什么吸引想看相的人；术士自己对自己的释相之说抱什么样的态度。总之，不论是看相之人还是被相之人，心灵深处在想什么？

“在我看来，想知道这些是很可笑的事，”W 在本上写道。“今天，我在六里桥下站了一个下午，只看了一人。个头不高，旁边跟着一个比他高的女子。看样子是一对小夫妻。男的走到我面前，想跟我聊聊，女的却拉他走。当时我心里就来气。好不容易送上门的顾客，眼看就要溜掉。我急忙热情地迎上去。满脸堆笑，当时，我的心里就涌起凄凉的感觉。看相为什么显得低人一等，是下九流的事？预测未来，为人们排忧解难为什么受到歧视？哪一天，我也能拥有一个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在繁华闹市堂堂正正挂版营业。门庭若市？”

“那男的一看就像白面书生，所以，我根本就不用仔细看

他的‘智慧线’就可以判定，他的文化程度较高。至少中专以上。末了，我特意补充一句，‘你的智慧冲天’。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心里不知道有多美呢。小伙子眼不大，他自己也知道，所以特意问我。我可不不想扫他的兴，便说，虽然是‘鸡眼’，但单凭眼大眼小不能判定一个人的福份、智慧大小。显然，他又高兴了。”

“小伙子看起来比较清高，掌纹线上‘投缘线’短促多叉，所以，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你知己不多’。站在一边的女的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小伙子，不言语。我猜，自己又说对了。这个女的当初不想让他看相，我得治治她，所以，当小伙子伸出右手时，我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你一生中要占两个妻子’。我敢断定，他们一走，那女的就得嚷嚷起来。这可是一枚定时炸弹啊，说不定它真的爆炸起来。”

“临走，小伙子热情地握住我的手，问我是不是经常在这儿，表示要跟我好好聊聊。我说，‘天天在这儿’。说实话，我还真有些感动，从来没有人主动握我的手。不过，明天我得挪地儿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碰上。”